

网络  
博客  
BB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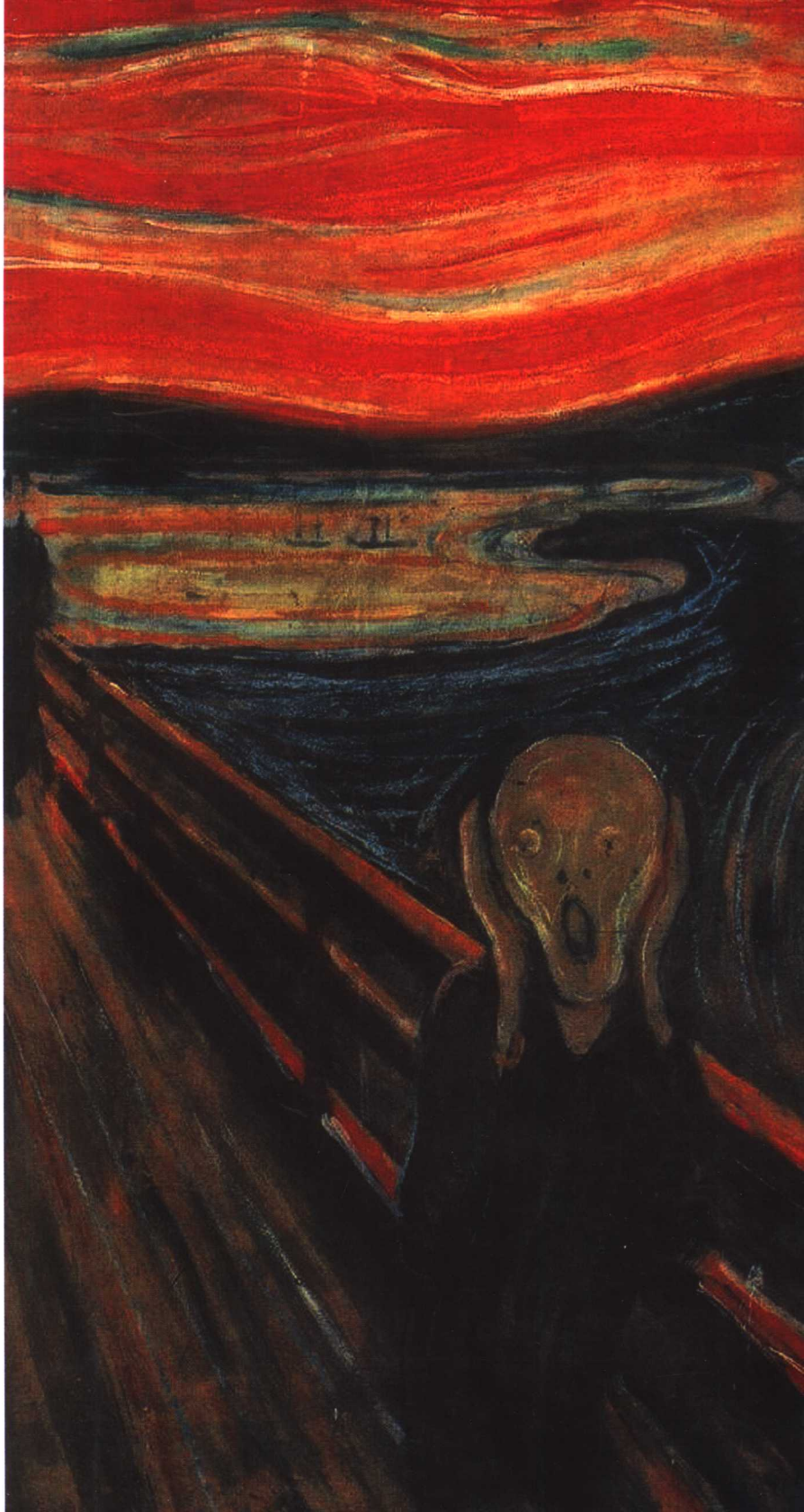
web  
Blog  
BBS



# 藏獒： 在都市中嚎叫

我走进荒原，  
用生命的全部和整个过程  
去谛听荒原的启悟。

藏杰 薛原 / 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獒：在都市中嚎叫 / 臧杰 薛原主编.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4

ISBN7-5404-3686-7

I.藏... II.①臧... ②薛... III.长篇小说-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1999 号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www.xdwh.com.cn / 实名：兄弟文化

## 藏獒：在都市中嚎叫

网络 博客 BBS 02

主编：臧杰 薛原

责任编辑：薛健 周俊姣

出品：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东二环路一段 508 号

印刷：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220 千字

版次：2006 年 4 月第 1 版

ISBN 7-5404-3686-7/I·2254

出版人：刘清华 李永平

市场总监：张 辉

封面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E-mail: brother\_culture@yahoo.com.cn

邮编：410014

开本：710×965 1/16

印张：19.75

印次：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 序

敬文东

2005年7月底，正是北京奇热难当的盛夏时分。我素来尊敬的前辈A女士居然纡尊降贵，驾车来到了我居住的南城，说是要和我一起喝茶聊天。南城历来是北京穷人的聚居地，A女士一下车就委婉地表示过她对南城的不喜欢。我抱歉地对她说，我也有志成为一个富人，但努力了多年也没有成功，住在这里，确实是没法子的事情。在受宠若惊之余，也在较为漫长的交谈中，作为助兴的话题，学术界的不少明星都被我们提到了。其中有一位十几年来始终被我尊敬却又无缘谋面的前辈B也被我说了出来。A女士很高兴，因为她和B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让我有了找到组织的那种惊喜感觉。于是，很偶然但也很自然地，A女士告诉我，B先生有些不喜欢另一位我无缘拜见但也同样令我敬重的前辈C。见我诧异，刚喝了一口清茶的A女士解释说，B先生之所以对C先生稍存不屑，是因为B觉得C在深奥的专业研究之外对社会上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发言，不仅会影响学术上的精进、专业上的突破，还有哗众取宠之嫌；A女士接着说，B先生还有一个只能在朋友齐集的酒桌上才愿意掏出来的猜测：很可能是因为C对深奥的专业研究力不从心了，才转而对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指手画脚。

B、C两位先生都是典型的学院派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否则，某虽不敏，还犯不上十几年如一日地尊敬他们——但面对社会上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所持的态度却迥然有别：B认为自己的职业是学院知识分子，除了专业研究，大可以弃“杂七杂八的事情”于不顾，否则，就有不务正业之嫌；C则认为，人文知识分子

必须对生活世界上的“噬心主题”发表看法、表明立场。A女士告诉我，B只想做个专业知识分子；C除此之外，还愿意充任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从A那里，我才知道时下流行的词语中有一个叫做公共知识分子，而我以前一直将这种人暗暗称作“打抱不平者”。见我有些走神，A女士在喝茶的间隙，问我对此有何看法。当时是如何回答的，我已经忘记了。但我现在的看法是，鉴于今天早已是个专家的时代，我当然同意专业研究意义重大，何况专业研究还担负着生产知识的重任，但鉴于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着太多让人不满意甚至愤怒的“杂七杂八的事情”，我不觉得公共知识分子（我不准备用那个江湖气太重的“打抱不平者”了）的所作所为没有意义，或者意义不重大。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今天，人文知识分子究竟有何用处？

作为维系当下生活世界的主角，社会分工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不独物质生产领域内分工越来越细致，知识生产领域里的分工同样愈来愈倾向于精密。被现代人文学术推举出来的主角即现代分类学在此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单就人文知识的生产来说，由于受制于分类学的权威，至少有两种知识生产的形式：专业领域内的知识生产；公共领域里的知识生产。个中人士无不明白，前者强调事实和价值的分离，否则，结论就有可能建立在意气用事的沙滩上，后者则拼死维护事实和价值的和合，否则，那些冷血的知识根本就没有用处；前者强调知识本身的纯洁，后者则强调知识的有效与火热；前者是关于人类社会某一个特定部分的知识（比如关于语言和思维），后者则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整体的知识（比如关于幸福、公正和正义）。专业知识能让我们像使用显微镜那样放大人类社会的每一个细部，从而让我们更有效、更真切地认识我们自身，尽管这种知识有时候甚至在大多数时候确实具有冷血的特征；公共知识则能让我们随时随地明白幸福、公正、正义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让我们明白生活世界上有哪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始终在阻挠我们实现幸福、公正和正义，还能让我们知道，在面对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时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如果一定要说专业知识和公共知识之间的联系，我愿意在此冒险下一个结论，并希望A、B、C三位前辈能够原谅：公共知识是对各种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是在利

用专业知识看清社会细部的基础上对“杂七杂八的事情”所作的评判。如果说专业知识是理论，公共知识无疑是对理论的应用。求诸于经验和我们千疮百孔的常识，与其说公共知识是关于幸福、公正、正义的知识，不如说是关于幸福、公正、正义何以被阻挠、何以不能实现的知识。归根到底，公共知识只能是关于缺失和缺陷的知识。这是公共知识的最终尊严之所在。

多年来，我们（包括我甚至也包括A、B、C三位前辈）被告知，我们是由人民养大成人的。联想到父母的艰辛和劳累，联想到自己那些吃不饱肚子的悲惨年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种说教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时间在翩翩流逝；愚钝如我者也渐渐明白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保证现代分类学及其功能得以成立的基础，始终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无论以何种方式、由何种权力来进行再分配。即使把一切可以忍受和不可以忍受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部计算在内，我等人文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安静地接受教育并最终成为人文知识分子，仅仅依靠父母的艰辛与劳作是不够的，还需仰仗他人的贡献——尽管有了他人的奉献并不能保证我们每天都能填饱肚子。而所谓他人，只要我们还心存感恩、知恩的念头和情怀，不过是长期以来被“误读”的人民。当然，除了少数有本事的人文知识分子，其他所有人都是人民的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被人民喂大，惟一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听上去这是个十分通俗的说法，但我坚决不会用引号把这句话给包裹起来。像B先生那样生产专业知识当然是服务，当然值得尊敬，像C先生那样生产公共知识肯定也算服务，应该得到同等的尊敬。归根到底，知识生产不过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义务。如果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没有生产出知识或者生产出了有害的知识，无疑是知识上的渎职和犯罪。因此，相对于广大的人民，人文知识分子，无论是专业的还是公共的，根本不具有任何傲慢的资格和权力。

鉴于长期以来现代分类学的威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专业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坚硬的事实，几乎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只记住了专业知识生产，却忘记了公共知识的生产；更有甚者，几乎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都以为知识生产只是个人的事情——“学术研究是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作为一个冠冕堂皇的托辞或一个煞有介事的毒誓，正好暴露了许多人文知识分子深

埋内心的自私念头。从数量上说，和蛰居书斋的专业知识分子相比，对“杂七杂八的事情”公开发表看法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或许是在全世界）差不多已经成为恐龙了。在这样的情况下，C先生冒着遭受奚落的危险弃专业研究于不顾，实在是可贵之至。我隐隐约约地记得，在那个酷暑的下午，在北京南城的某间茶楼，我用这个小意思赞扬过C先生，而且得到了A女士的首肯。

在此有必要重申一个常识：诸如C先生一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在针对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发言时，必须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现实生活。现实的不美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预设。在这里，现实的不美好是绝对意义上的不美好。的确，正如某些不怀好意的人所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不知道什么是绝对幸福、绝对公正和绝对正义（他们因此会问：追求一件你根本就不知道的东西岂不荒唐？），但我们肯定明白什么是不幸福、不公正和不正义。幸福、公正、正义等概念，必须要从否定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准确的定义。公共知识分子的义务，就是要不断生产关于幸福、公正、正义的内涵，并将它贡献给人民，并使用这样的内涵批判那些否定之物；尽管这种知识归根到底是些关于缺陷和缺失的知识，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值得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世代对它进行生产。也就是在这种性质的生产过程中，那些不美好的社会才有望得到一点一滴地进化；而这样的生产与进化是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公共知识分子在进行知识生产时，必须站在人民这边。这是理所当然的。站在人民这边，就是站在我们自己这边。这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公共的还是专业的——的绝对立场。相对于各种超常的力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是弱者，都是失败者。有意思的是，经过许多知识分子的顽强努力，千百年来，我们已经拥有了太多关于成功的哲学，但关于失败的哲学始终处于“尿道阻塞的丛林中”（沃尔科特语）。在成功哲学眼里，失败哲学不仅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是极端无聊的。成功哲学是强人的哲学，它和幸福、公正、正义无关，甚至从骨子里就是对幸福、公正、正义的坚决否定。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大义务必须落实到对成功哲学的批判上。在今天，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许多惹人神伤、催人泪下、引人肝火燃烧的“杂七

杂八的事情”，大半来自于成功哲学的教唆。在成功哲学的圣殿上，不成功是不被允许的；在成功哲学眼中，信奉失败哲学的人本来就是应该被消灭、被淘汰的劣等人物；给这些人制造一些麻烦（这就是“杂七杂八的事情”的根本语义），也就是成功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批判这种哲学的精神内涵，满怀激情地扫荡这种哲学的原始功能以及它制造出来的惨烈现实，维护失败者可以失败的权力，正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义务——因为他都是人民喂大的。

让我们开诚布公：以上这点粗浅的小感想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我从《藏獒：在都市中嚎叫》中所得到的启示。我没有想到，在公开而隐蔽的互联网上，还有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七嘴八舌，在对当下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口若悬河。他们的认真让我感动，他们的幽默和自由自在让我羡慕。所有有兴趣的读者都会看到，《藏獒：在都市中嚎叫》是一本十分有趣也十分有意思的书；作为一个渺小而巨大的声音容纳器，《藏獒：在都市中嚎叫》远比我这篇名为序言实为读后感的文章生动、活泼、丰富得多。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写下了这篇读后感，惟愿我的小想法能得到读者诸君的认同。

2005年12月18日，北京丰益桥

# 目录

## 序

A to Z: 两年与两场讨论(臧杰) .....	002
杨志军: 一个青岛作家的困境(大漠等) .....	020
杨志军、《藏獒》及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大漠等) .....	193
藏獒从荒原走来(杨志军) .....	240
另一种修行(臧杰) .....	253
杨志军青岛谈 .....	258
杨志军北京谈 .....	280
都市里的嚎叫(薛原) .....	297
编后记 .....	307



I207.425  
14

网络  
博客  
BBS



# 藏獒： 在都市中嚎叫

臧杰 薛原 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 A to Z: 两年与两场讨论

臧杰

## A 手机短信

2005年11月8日，杨志军在给大漠的手机短信里说，他要去北京接受《北京青年报》、新浪网以及河北电视台等一批媒体的集中采访。

杨志军说，《藏獒》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了。面对这么多的媒体，心里比较恐慌，很多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是记者出身，从前是在提问别人，现在轮到自己接受提问了，才知道回答其实是困难的，再加上很可能问题比较集中，想回答的不一样却又不能奏效，所以有些不安。

2005年9月16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藏獒俱乐部举行《藏獒》首发式。一个月后，十万本《藏獒》发售一空。2005年11月9日，人文社告诉杨志军，第二次印刷的开机量也是十万册。他们的理由是，对一本书而言，十万是个槛。过了十万，它就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畅销书了。两个月内，杨志军接受了全国



■ 杨志军近照

数十家媒体的采访。有消息说，这部小说在新浪网、《新京报》、《深圳特区报》、《华西都市报》、《燕赵晚报》等全国二十多家媒体连载。

杨志军的爱人对自己丈夫的小说一直持批评态度，认为激情和思想常常压制住了故事。对于这次《藏獒》引起的巨大反响，她只是说：老杨，你最近挺忙啊。

## B 网络论坛

收到杨志军的手机短信时，网友大漠正在为杨志军的散文集撰写序言。这本散文集原名叫作《西部：断裂的人文地理》，将由以推出“文化大散文”著称的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出版社现在的意思是，这本书应该叫《远去的藏獒》。

大漠回短信建议杨志军，在新浪网谈时，可以多谈点西部自然生态和神秘主义源头的话题。原因有三：一是这两个话题对于现实有更强烈的干预意义；二是《藏獒》在道德领域的谈论，与《狼图腾》PK的谈论过多也过于平面；三是杨志军从前的许多著作，其指向多是自然与人的断裂和人与宗教的关系，这种谈论有益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杨志军。

事与愿违。新浪的访谈仍然纠缠于最普遍的道德话题。在整个访谈中，两个网友的帖子最为闪亮，一个是“獒文化代表的是不是一种愚忠？”；另一个是“藏獒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炒作？”。

“炒作”。这是大漠非常敏感的一个词。2004年1月28日，大漠在青岛新闻网“人文青岛”论坛里贴出了《杨志军：一个青岛作家的困境》。这个帖子在论坛里置顶了近十个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回帖有二百八十个，点击率超过万次。

正是在这个帖子里，大漠特别指出了杨志军这些年来在“炒作”上面面临的艰难。没想到，“炒作”的现实真的来了。

《藏獒》的一个追捧者在新浪网谈之后跟杨志军说，网谈之后，骂你的声音多起来了。其实，他非常明白，骂也是一种炒作。



## C 帖子

大漠说，他在青岛新闻网起初贴这个帖子，并不是因为杨志军。而是为了展览自己的某种思考。

2003年8月，大漠的新随笔集《艺术功课》出版，这本书里有一辑叫作“边缘守望”，集中了他对青岛一批作家艺术家的认识与思考。书出版后，读到的人并不多。于是，他从这里面选出了几篇稿子重新起了题目，贴到了青岛新闻网“人文青岛”论坛上，这几篇稿子分别是：《一个青岛前卫艺术家的困境》、《一个青岛作家的困境》、《一个青岛诗人的困境》、《马建：一个青岛的流浪符号》和《青岛摇滚：坚持到底》。

从帖子的题目上看，大漠对于青岛文化的焦灼显而易见，他显然是希望这些帖子能够在网上获得一点回应。

最初得到较大回应的帖子是关于前卫艺术家赵德伟的那一篇。画家赵德伟在这个帖子之后，索性在网上办起了展览。这种展览，就像他从前在青岛天主教堂前做露天画展一般，展览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展示，而持之以恒的展览行为，则又像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行为艺术。

赵德伟后来在网上的做法，其出发点与以前的露天画展类似，只不过展示的平台变了，由露天变成了网络，但那种固执的行为意义却丝毫没有转变。

随后，引起反响的即是关于杨志军的这个帖子。这个帖子的繁荣与持久性远远高于前者。

大漠后来明白，关于杨志军的帖子之所以能够吸引上海、杭州、福州、兰州、西宁等地的网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杨志军早在来青岛之前，就是一个很有些名气的西部作家了。虽然全国主流评论界对他没有太多的关注，但还是积累了相当一部分读者。

据杨志军说，他的七卷本荒原系列作品，1994年在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总印数达到了十万套，大大小小的书摊上都能看到他的作品。但那时候中国的大部分出版社都不是版税制，最后的得益者，自然是书商，杨

志军只拿到一点微薄的稿费。当时，许多报纸做出了反应，新华社也发了消息，但由于缺少网络和电视的参与，终究没有引起普遍关注，形成一种阅读气候，有的报纸甚至发表评论，大意是说杨志军这套丛书很“色情”。这种印象，显然是评论家没有认真阅读作品，而仅仅看了书名后所下的结论。的确，这套书有的篇名很刺目，比如《失去男根的亚当》。这样就出现了图书“二渠道”火爆，“一渠道”冷清的局面。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杨志军完成《藏獒》之后，人文社责编周昌义所给予的包装就有些耐人寻味，简略的作者介绍，几乎让杨志军成了文坛新崛起的一匹黑马。

对目前寂寞冷清的文坛来说，也只有黑马的出现，才能招来一点儿振奋与关注吧。

在今天看来，这也许成了一个轻松的题外话。但现实远没有这般从容。杨志军 1994 年出版了荒原系列，1995 年年底离开他生活了四十年的西部，来到了青岛。在青岛的十年里，杨志军不仅在默默承受着沉寂，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不断地召唤着自己的激情，进行着“幽闭的激情写作”，这其中的况味，杨志军自己最清楚。

## D 意外

大漠对这个帖子形成的影响力显然很意外。帖子贴出两个月后（2004 年 4 月 4 日），大漠开始写关门词：“感谢大家的讨论，感谢所有参与讨论的人。”

然而，帖子的热度并没有因为大漠的“关门词”而消减。这个帖子在“沉没”前，最后一个回复者叫“司马波兰”，帖子的提交时间：2004-11-24 11:26:24。帖子最终的文字总量为 141888 个字。

大漠说，这个帖子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本。每一个发言者都在一个框架下发言。但发言充满了即兴的色彩，就像是即兴演奏的爵士乐。

在这个文本里，有离题，有自说自话，还有玩笑。



最大的玩笑出现于 2004-04-03 22:17:43，一个网友以“杨志军”为网名，贴出了一个“回复:所有关注我的声音”的帖子。在帖子中他模仿杨志军的口气说：“真诚地说，面对你们和世界，我一无所知，我还没有写出什么好东西，我只是有写出好东西的欲望，为了这似乎永不熄灭的欲望，我还在努力。”

后来经杨志军证实，他当时并没有看到网上的有关讨论，更没有参加讨论。

有玩笑，同时也有真正的喜剧。从网友撒哈拉之心和上海寂寞哲人的交谈中看，他们似乎因为这个帖子结识了，而且在八月份，他们还在上海有了一次友善的会面。

2004年8月22日，大漠再次出现在论坛当中。大漠看到，帖子的话题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青岛文学与文化，甚至讲到杭州、上海的文学与文化的现实。在随后的讨论中，他发现，撒哈拉之心、萧树等一批网友开始将话题往作家的孤独与宿命的问题上延伸。

当天，大漠在“回复”中提出了“城市的文化操守和一个作家的操守问题”。次日，网友萧树在回复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作家的操守”改换成了“知识分子的操守”。

这一改动，让大漠眼前一亮。

## E 回忆

这篇主题帖即《一个青岛作家的困境》，其实是大漠 2002 年 4 月 17 日在青岛作家协会杨志军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一个公共场合，面对面地对作家做出身份还原与写作状态批评，大漠知道，这有些凌厉。会后，大漠问作家尤凤伟先生“是不是太直接了点”，时任青岛作协主席的尤凤伟笑了笑说，有些话也可以在下面说。

大漠自始至终都不认为作家的写作具有什么高尚性。只有作家品格的高尚和作品精神的高尚，而写作本身与其他劳作是一样的，是一种精神的

历练与厮磨。

基于这一点，大漠说了自己想说的话。同时，大漠期望能借着对于杨志军身份的还原，让大家关注作家的生存状况。

在此前与杨志军的一次谈话中，杨志军说，他先前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超脱在世俗之上，给人的感觉是不食人间烟火，到了青岛之后，才懂得了一点点。

杨志军说，自己的东迁也是在赶时髦，看着人家往东走，自己也往东走。杨志军最初选择的都市是上海，甚至在上海的宝山买了一幢房子，原因是接收他的出版社告诉他，要进上海，自己必须要有房子。

杨志军说，如果自己一直还在青海，那么肯定不会写《藏獒》。正是都市的生活现实和世俗的人际关系，催生了这部作品。

佛说，一切随缘。



■ 杨志军谈《藏獒》

## F Fans 们

2004年9月27日21:42:47，网友“少而又少”在“回复”里说：这个帖子的主人公早就不是杨志军了，而是另外一些人，他们是萧树、大漠、撒哈拉之心、江帆、专业潜水、海中人、魔镜、上海寂寞哲人、日瓦格医生等等等等。我在这里看到了杨志军，但更多的是看到了这些人。在这个帖子里，这些人甚至比杨志军还要透明。

大漠觉得，这个帖子最好的结尾就是杨志军出来，跟大家进行一次交流。以什么样的方式呢？——网谈。

随即，大漠跟杨志军说明了情况。当时，用电脑写作的杨志军是不上



网的，他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到单位把网上的帖子看了一遍。他说，看完之后，自己的头都快炸了。

9月30日，大漠在论坛里透露了杨志军即将作客青岛新闻网的消息。

这一次网谈定于2004年10月8日晚19时举行。

## G 还是意外

在这次网谈中，杨志军批评了青岛文化，并尖锐地指出了青岛文化的“八大不足”。次日的《青岛早报》以头版头条刊发了杨志军的观点。

事后，杨志军说，他也很意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批评起青岛文化来了。一直以来，他对青岛文化似乎没有太大的成见。但不经意间，成见自己就冒出来了。

这种意外，在《藏獒》出版之后，又发生了。这一次杨志军批评的是狼文化。

杨志军在网谈时，大漠就坐在他身边。大漠非常吃惊于杨志军的博学与机敏。杨志军在公共场合惯常的说法就是自己不善于说话。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杨志军独立的发言常常是匆匆又匆匆。

大漠后来的看法是，杨志军就像是一个富矿，每一铲子下去，都能够激发出资源来，而这铲子，除了杨志军的笔之外，就是与杨志军对话。

## H 四则评论

杨志军的网谈，为青岛的城市文化带来了一阵喧哗：

周予子副教授说，发生在青岛新闻网人文青岛论坛的文化讨论，使杨志军成为一个负载着许多人的人文梦想的标志性建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于《一个青岛作家的困境》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延伸为对于一个城市的文化的深度关注。很多人由此感受到的是：青岛这个城市在文化中的警醒和



忧虑、思考和希望。这是一次集体话语，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开始，又以一种不同凡响的讨论拓展。

作家柳士同说，志军是从知识界和文化人的角度来谈文化的。这是一种底蕴深厚、具有原创性和原动力的文化，而非商业消闲文化或泛文化。青岛文化的缺失和差距，恰恰在于知识界和文化人。志军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出了自己的忧虑。一个城市文化的含金量，首先是由这个城市的高等教育、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诸方面来决定的。

自由撰稿人李明说，杨的关于青岛文化问题的说法之所以成为话题，大约是传媒和读者的共同焦虑。这种焦虑，构成了一种令人欣慰的文化生存土壤。应该承认，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并不长，进入记录的文明样式也并不丰富。

语文教师胡修江说，杨志军的访谈最切中实际的是，他提出了青岛在文化碰撞上的缺失，杨志军所说的碰撞，指的是人文精神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勇敢的批评，一个是大度的包容。但在青岛媒体上，基本上看不到对作家文人的批评文字。青岛的知识分子太喜欢赞扬，太敏感于批评，就显得很冷清。

## 四本书

从2002年1月到2005年9月《藏獒》出世之前，杨志军在三年时间里出版了四本书。它们是《大祈祷》、《亡命行迹》、《高原大劫史》、《敲响人头鼓》。只有《高原大劫史》属于旧作，是《环湖崩溃》和《海昨天退去》的合辑。其它三本，八十二万字，均为新作。

在向朋友赠阅《敲响人头鼓》时，杨志军在饭桌旁轻描淡写地叙述了他下面的一个写作计划，说“是一部关于狗的小说”。

这部小说就是《藏獒》。

《藏獒》最先刊发在2005年第五期的《当代》杂志上，可以说，这本书的热卖是从这本杂志的热卖开始的。